

綦江縣文史資料

贈

第一輯

綦江縣政協

綦江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綦江縣志辦公室
編



綦江文史资料

第 一 辑

綦江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綦 江 县 志 办 公 室

一九八四年 国庆

本期编辑：程宏远 霍凤栖 万邦荣

前 言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自一九五九年周恩来主席倡导以来，二十五年间，全国政协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政协，都先后出版了大量的文史资料选辑和专著。少数县也有出版。这些史书问世以来，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三中全会以后，各地县、（市）（区）政协相继恢复和建立，现在已有不少县（市）出版地方文史资料，这是政协系统文史战线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我县政协的文史资料，文化大革命前曾征集到一批由政协委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撰写的綦江地方史料，这些史料都是他们一生中的所见所闻或亲身经历，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兵灾匪患，自然灾害，社会现象等方面的内容，可惜的是这些史料在文革中，很大一部分遭到损失，现已残存不多，而提供这些资料的老人，大多与世长辞，无法补救。从目前我县正在编纂县志的工作中，由于文献档案不足，更深感地方文史的重要性。根据全国政协和省、市政协先后召开的几次文史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各地政协把文史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抓紧时间收集整理地方文史。为把这项工作搞好，今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同县志办协作，在广泛征集资料的基础上，先将一些老年人士过去撰写的稿件以及新近收到的一些史料整理出版我县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今后将继续整理出版。

搜集、整理、出版文史资料，是一件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事。它不但能起到弥补文献之不足，并可为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艺创作提供参考，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同志在谈到文史资料工作的意义时，曾说过：“新的东西总是从旧根子上来的”，“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根子，这样就不会把历史割断”，我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县，可以撰写文史的内容很多，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民族、宗教、社会、人物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材料可写。我们殷切希望县内外的各界人士，特别是阅历较深的老年同志和解放后来我县工作的老同志，以及热爱文史工作的同志，都来共襄盛举，支持我们的文史工作，热情地为我们提供资料，使我县的文史资料选辑能持久地编纂出版。

本辑文史资料的编纂，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有些史实尚未核实，错误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提出补充修正意见。

池 永 成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

目 录

前 言	池永成
重庆“三·三一”惨案的乌云笼罩綦江上空	陈翰屏 (1)
危抚辰事略	陈京慵 (10)
建国前綦江的盐业市场	代祥征 (16)
綦江最大的民族工业“东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局志办室供稿，霍凤栖整理	(32)
綦江县立初级中学迁建贪污案	黄资训 王在尧 (50)
病从诗中来	万邦荣 (66)
宦台宝监	其 鸣 (68)
民国时期乡、镇长的特权与贪污	李常白 黎中英 (70)
解放前夕杨森在重庆召开津、巴、綦、南	
四县的应变计划会议	陈翰屏 (75)
交警队在綦江的纠合和逃遁	
王一农口述	县志办公室整理 (78)
綦江县“国民义务劳动督导处”	
成立及其产生的背景	刘发钊 (83)
单刀赴会斩黄龙	陈京慵 供稿 钦贤 整理 (85)
民国时期綦江县高青乡的匪患	
胡超斌供稿	白水整理 (89)

重庆“三·三一”惨案的

乌云笼罩着綦江上空

陈 翰 屏

一、途中见闻

我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由綦江赴重庆。一方面是綦江特支(这时已经上级批准成立县委,但尚未正式成立)有要事向省、地委请示;另一方面是关于国民党左派党务问题向省党部报告工作。离綦江的次日到达巴县百节场,在吃饭时听见由重庆来的人说:“昨天重庆‘打枪坝’开群众大会,刚宣布大会开始,忽然四面枪声大作,不知打死和踩死好多人,真是惨啊!”同时又见街上不少群众交头接耳,一些乡丁跑来跑去,忙忙碌碌。这一情景,使我感到震惊。饭后继续赶路。在去老厂途中,碰上巴县团阀申文英(我联中同学),国家主义派头子杨叔明与一个全副武装戴金板领章的军官一起,他们乘坐凉轿,带领着一些手枪团丁和弃兵,前

呼后拥，蜂涌而至。我忙将帽子遮阳拉下，觑视他们。到老厂后，又听有人在说：“今天六角场好热闹啊，不知又要开啥子会？”这时，我也警惕起来。行至黄桷埡下面老君庙，我坐在路旁休息，一个从一品场来的、年约六十岁上下的商人，也来这里歇气。闲谈中，我说：“今天六角场很热闹……”不等我说完，他就抢过话头：“近来常有些军官来来去去，不知在开什么会？刚才在场上我还见到长生桥大团总曹燮阳，接龙场的邹汉卿，龙岗的某某及其他军官，恐怕又是开会吧。”他接着又说：“昨天打枪坝不晓得开什么会，打死好多人！”这时，我将看到、听到的事琢磨一番：为什么杨叔明这家伙也来南岸？可见重庆发生的事情很不简单。到了海棠溪，又看见两个从河边上来的青年人，急冲冲地对放马的喊道：“喂！快牵两匹好马来？我们有要事到六角场去，比平时多给你几个钱！”我认得这两个人，一个是总土地右派分子，一个是“民觉学会”（右派组织）的反动分子。接着，两人翻身上马而去。

二、冒险入城

我在海棠溪直等到太阳落山才进城。这时路灯初亮，我由储奇门经神仙口到书帮公所，找到陈慕潮（共青团员）。陈把昨天打枪坝发生惨案的情形大概说了一遍。次日，我又冒险出街了解，从所见所闻中知道，这次惨案果不寻常。据说，宋南轩、漆南熏被当场砍死，杨暗公跳墙脱逃，冉均同

志被打死在冉家巷，莲花池，中山校等机关被抢劫一空，捣毁无遗；惨案后的第三天，敌人还在四出搜查捕人；莲花池党部，听说已迁往涪陵，等等。这些都使我感到惊异、愤怒和不安。惨案后的第四天，我即离渝踏上归途。

三、一个不寻常的消息

我在返綦途中，到达一品场，碰见一个老同学李永铃（跳石乡人）。交谈中，他长叹一声：“唉！现在团阀和军阀都搞在一起了！我告诉你，重庆惨案那天，我们南岸的团防都抽调一些人化装成便衣武装前去参加，团队的头头还去参加指挥，六角场申文英、申仲立弟兄都去的。听说第二天六角场开了一次会议，曹燮阳，申文英，邹汉卿等人都在场，还有军阀王方舟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最后，他半开玩笑地说：“听说你们綦江也赤化了！”这虽近乎说笑，确是一个不寻常的消息。当夜宿龙冈，次日到达号房。号房离綦城只有三十华里，不能贸然进城。我坐一些时间，打听一下没有什么动静，才继续前进。到石佛岗时，城里已是点灯时候。我便慢步过河，绕城墙边小路到团干校。这时，霍绍文，陈治均，霍栗如等都在那里。大家交换了情况，都感到：“事情来得突然”，“还要看变化”，“要镇静，特别要消息灵通”，“希望治均要多与军方和官方接触，看他们的静动”。话毕，我回到家里，已是十点钟了。

四、风雨满城，群魔乱午

次晨饭后，我正准备到团干校去，栗如来了，他带着紧张的神情对我说：“今天情况大变，街上出现反动标语。”我立即返校，找四个学生到街头去查看，据回报有如下情况：

1. 标语内容有：“打倒共产党”，“打倒国民党党部的赤化份子”，“打倒赤化份子陈治均，陈××，请政府解散团练干部学校”，“国民党左派就是共产党把持的，请中央党部驱逐赤化分子”，等等。

2. 传单及一些抄件，其中大多数是抄写綦江县党部给四川省党部（莲花池左派党部）的党务报告。在信函方面，有霍栗如给南川张茂春（团务人员）的信，霍绍文给南川西北区联团主任王懋迁和涪陵四镇乡联团办事处处长李蔚如的信。

这些信函是为联系团务发出的，他们把这些都作为我们的罪证，并在后面乱加解释和评语。同时还见到反动派头头和骨干分子，几乎倾巢出动。如国家主义派的走卒刘华，刘慧根，卢肇华等，四处宣传，歪曲诋毁。国民党右派素来不露面的都出来了，如李真吾，高执中等，还有国家主义派的头头夏奠言，张庶熙，刘舟书以及李真吾等，都在中街蒋家茶馆洋洋得意地坐镇指挥，并大造谣言，真是闹得风雨满城，群魔乱午。当天下午又传来消息说，巴县团队由申文英，曹

變陽率領來綦“剿赤”。說綦江“赤化”，這是反动派早已製造的謠言，並作為反革命的借口。巴縣與我連界，不過一天路程，這個消息對我們是很大的威脅。

根據以上情況，特支發出通知，晚上在團干校開會。當晚參加會議的有陳治均、霍紹文、潘志寰、胡平治、劉祥書、羅少賢、王泳修、周紹溪等。會上，大家分析了形勢。我認為從重慶“三·三一”慘案，可以看出軍閥、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糾合在一起進行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屠殺，企圖把四川革命的中心——重慶地區的革命勢力徹底消滅。不僅如此，劉湘對重慶南岸的綦江、江津、南川、涪陵一線的革命勢力，特別是被各縣左派所掌握的民團、農民武裝以及南岸對他有潛在威脅的革命勢力，也企圖一舉消滅！為了掩蓋他直接向人民進攻的罪惡目的，敵人早就大肆製造“赤化”的輿論，並利用團閥配合駐軍力量，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逐步把南岸團練勢力消滅乾淨。在這種形勢的壓迫下，不採取對策，可以預料，重慶“三·三一”慘案將會在綦江重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月前我們給南川張茂春，王懋遷的信，給涪陵李蔚如的信，通通被南川南平鎮張茂春的崗哨檢查扣留並予揭露，可見敵人早有陰謀，而我們劫蒙在鼓里。大家同意我的看法，感到環境惡劣。為了應付時局，最後決定部份同志撤退：紹文即回蒲河，並在石角聯繫吳玉森、黎子良，集合團隊，作好準備；紹溪回永興掌握力量；栗如到橋河聯繫陳仲藩及古劍文、文曙東弟兄，傳達目前

情况，作好充分准备。另外，由治均同志发函东溪吴举宜，陈叔陶，和他们取得联系，没有掌握武装力量的潘志寰、胡平治，刘祥书等同志，暂时离开县城到乡下隐蔽；治均，栗如回团干校和罗少贤、王泳修、谭问余、罗森然等同志掌握团干校武装，稳住阵脚，静观变化。同时调出六个交通员承担永兴一线，石角，蒲河，桥河，古剑一线紧急文件的轮流分送任务。晚上十点起，团校附近和沱湾一线设置岗哨，对可疑行人进行检查，凌晨六时解除警戒。此外，还派两名精干的侦察员到龙岗，烟坡一带侦察南岸团防的动向。一有情况，即时派人紧急回报，然后火速通报有关各地。团干校还要每天派人上街打听消息，看标语，传单。我本人亦离开县城到永新区队作隐蔽。部署完毕，各自准备行动。当时我父亲正在病中，我回家安慰一下老人，即从后门出走，直赴永新，然后到绍溪区队部（附场新庄）。

次日午后九时许接治均通知，说我父亲病危，于是我漏夜进城，回家时已是下一点多钟。我侍候着昏迷的父亲，待天将黎明，势不能久留，遂又步行回到永新。

五、刘湘下通缉令

四月八日晨起床，接到治均派交通员送来的信，信上说：已探明巴县南岸团队已抵龙岗、烟坡一线，扬言要到綦江“剿赤”，并有继续向前移动迹象。县城谣言四起，反动派传出军阀刘湘已下通缉令，要逮捕共产党首要八人归案。

城中已是风声鹤唳，团干校学员有不安定现象，我们必须积极采取对策，等等。看完信，我和周绍溪商定，要召开特支紧急会议，地点在郭扶场朱紫垣同志家里。请治均立即发出紧急通知，明日午后在郭扶集会。回信去讫，次日早起，我即到中峰约同胡平治步行经三角塘，回龙庙去石龙场，约午后五时许到达郭扶朱紫垣家。陈治均，霍栗如，罗少贤，刘祥书，霍绍文，王泳修，唐济荣，唐济榛等同志以及张龙泉都先后到达。当日朱紫垣当东道主，晚饭后开会。首先介绍近几天的变化情况，形势越来越险恶，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经会议决定：召开另一次有团务人员参加的会议，包括我们所联系的团务人员。这个会议决定明夜召开，由治均以左派党部名义出面发紧急通知，会议地点扶欢乡。

六、最后的反“剿赤”示威游行

四月十日晚，按照约好的地点，除治均，栗如，绍文，绍溪，少贤，泳修等人外，还有吴玉森、李克成、陈仲藩、文焱明、文曙东等也先后到达。由陈治均同志代表县党部（左派）发表意见，分析了当前形势，表达了党部的意图。大家认为举行一次反“剿赤”游行和宣传是必要的。同时对驻军穆瀛洲和县官晏云骞的情况作了分析，估计一时不会翻脸不认人。由治均回城探视他们的动静，进一步研究如何行动。根据形势变化，由治均、栗如、绍文三人会商决定。为了抓紧时间，散会后，当晚即各回工作岗位，布置工作。

我于次晨同胡平治同志经罗家祠堂到蒲河金兰坝栗如同志家住一日后，绕道桐梓林家岗张忠勤同学家被留一日，又取道南川县城背面的西北区观音桥张庚白家，又住几日，最后经冷水关到涪陵县城。进城即碰上熟人秦志敦（《新涪陵报》社长）。他将我们安置在涪陵县立小学教员寝室。在那里又碰上陈志云，陈仲苍，任郁等，他们都是在重庆“三·三一”惨案后来的。陈志云、陈仲苍又引我和胡平治去会见了尹绍舟同志。我将綦江特支撤退的情况简略谈后，尹绍舟说，既来之，则安之，你们休息几天再说工作吧（当时介绍负责同志简单说是某书记，并不谈他的具体职务和具体工作）。事后，尹叫我写信给霍绍文，要他速来涪陵，另有任务。绍文接到我的信后，即兼程来涪陵住了两日，便被派到丰都县工作去了。

在涪陵绍文和我见面，即将我和胡平治离綦后他与陈治均同志负责布置反“剿赤”的武装斗争，直到最后取胜的情况说了一遍。据绍文说，扶欢会议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他即由蒲河带一个中队去石角，在石角借了吴玉森一个中队的武装力量和由十人组成的手枪队，然后赴抬头山、登瀛乡、向三台庄、营盘山布置了警戒线，由陈治均通知周绍溪从升平溯江而上到北渡，与对岸号房一线对峙；文森明由两路口、古剑到北渡一线和周绍溪联系起来。这个防御布置，穆瀛洲已得到情报，很害怕我们打起来，积极主张愿意从中调停，劝双方收兵。治均表示要申、曹团队先撤回巴县，然后我们才撤

退。经过军方往返周折，申、曹团队确已首先退缩回巴县去了，这时绍文才率队由三台庄到石佛岗过河进北门，举行了一次示威性游行。游行队伍高呼口号，经过北街、中街出南门到沱湾，最后回石角，蒲河进行休整。这场斗争终于胜利结束，从而制止了“三·三一”惨案在綦江的重演。

这是霍绍文，陈治均等同志坚持斗争的结果。斗争表明，还是要掌握枪杆子才有办法。（和绍文在涪陵见面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回忆绍文所说太觉如此。）

• 綦江辛亥革命时期人物之一 •

危 抚 辰 事 略

陈 京 慵

抚辰同志，一名虎神，学名危勋，住居县属东溪之琵琶山。祖父危聚五，父危西访。家学渊源，崇尚理学，自幼至长，多从父读。西防师设帐琵琶山时，出其门下者多拘谨，惟抚辰襟怀旷达，不为所囿。出词吐气，自幼不凡；为文则大开大阖，议论风生；任何冷僻题材，出抚辰手总是活虎生龙。同学虽多，能与作终日谈者，惟杨锦云一人而已，因之意味相投，竟成莫逆；小考初试，即同举秀才。清末，科考停废，抚辰考入四川全省警官学校，分发试用，屡著勋勤。时周孝怀以巡警道兼劝业道，奇其才，尝倚为左右手。四川保路同志会发生，罗伦、蒲殿俊、颜楷……被捕。赵尔丰同藩司王桂，臬司周孝怀，府尹路广钟等辈朋比为奸，处置多乖，甚抱不平。站在群众方面，常为报刊供稿，对赵尔丰之屠杀政策多所指责。曾记抚辰责斥赵尔丰屠杀川人的事实，

南两长联，半多遗忘，就其可忆者录后：

其一

四川福未造一分，论季帅威风，真不愧是屠户。永宁剿匪，流毒无辜，西藏治番，放生有限。老来心凉好，孰料杀机勃勃，把狗党顶戴，染得鲜红。王也道台，田也道台，老周且署法司，老路亦称太守。你何苦乱拉命债，为他人作嫁衣裳，奇哉怪哉！几道兵符，皇天有眼，十大统领，寡母生儿。做起门头不认人，杀得来伤心惨目。

三字狱已成大半，幸朝廷明鉴，恰好还我使君。投袂西湖，兼程救命，谢恩北阙，一电苏魂……。罗本议长，蒲本议长，颜家尚称翰苑，邓家亦是孝廉……。打开窗子说亮话，硬算是误国殃民。

其二

要想莫杀你们，除非那顶儿红，挂儿黄，翎儿花，我才略略点头，取出釜薪，暂把收兵锣打，打，打。

明知是无天理，不过是蒲家舌，罗家嘴，邓家笔，他会针针见血，故编圈套，招呼短命鬼来，来，来。

当时抚辰尚未参加革命，但见省方同志军的闹法，徒滋纷扰，不能解决国是。又见周孝怀为人奸险，如其长住省城，难免不受其利用。于是决心回县，与至友商讨救国彻底办法（其时并不知杨锦云已参加孙文同盟会在县工作。）及到